

全十卷 卷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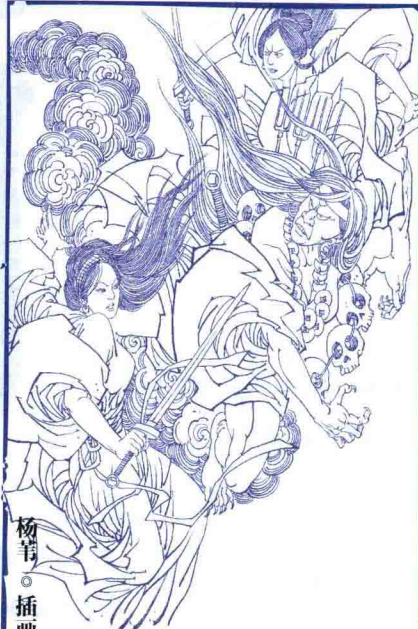
还珠楼主◎著 裴效维◎校点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# 蜀山剑侠传



杨菁  
·  
插画

还珠楼主◎著 裴效维◎校点 杨苇◎插画

# 蜀山剑侠传

全十卷 卷九



民国武侠·北派经典  
插图版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# 目 录

- 第二七六回 玉虎吐灵音 警禅心 降魔凭定力  
毒龙喷冷焰 伤恶怪 却敌运玄功 ..... 4191
- 第二七七回 火伏地中 妖光熔玉岭  
人来天上 星雨泻银河 ..... 4210
- 第二七八回 赤手拯群仙 万丈罡风消毒雾  
深宵腾魅影 千重雷火遁凶魂 ..... 4228
- 第二七九回 御劫化元神 永宁仙宇虹光碧  
降妖凭宝鼎 曼衍鱼龙海气腥 ..... 4242
- 第二八〇回 灵境甫安澜 忽听传音急友难  
离筵陈壮志 为观飞柬报师恩 ..... 4264
- 第二八一回 飞剑除凶鱼 黄水堤封消巨浸  
登山逢怨女 白莲花送见仙童 ..... 4282
- 第二八二回 浩荡天风 万里长空飞侠士  
迷离花影 一泓止水起情波 ..... 4299
- 第二八三回 惆怅古今情 魔火焚身惊鬼魅  
缠绵生死孽 花光如海拜仙灵 ..... 4317
- 第二八四回 绣谷双飞 示灵机 喜得天孙锦  
江皋独步 急友难 惊逢海峤仙 ..... 4339

- 第二八五回 瑶岛降琼仙 冉冉白云 人来天上  
金樽倾玉液 茫茫碧水 船在镜中 ..... 4374
- 第二八六回 我必从君 相期再世 斜日荒山悲独活  
卿须怜我 此中有人 他年辽海喜双清 ..... 4392
- 第二八七回 破壁纵神魔 一击功成千叶火  
飞光笼大岳 半空高系五山图 ..... 4311
- 第二八八回 难越是情关 妙语翻莲矜雅谑  
逃生惊鬼手 仙云如幄护瑶姬 ..... 4428
- 第二八九回 霞彩拥灵旗 万里泉声逃老魅  
青莲消血影 四山梵唱拜神僧 ..... 4446
- 第二九〇回 神斧劈凶妖 灭火飞泉 功消浩劫  
天环联异宝 同心合璧 缘证三生 ..... 4463
- 第二九一回 宝气千重 鬼语啁啾飞黑青  
仙城万丈 朱霞激滟亘遥空 ..... 4485
- 第二九二回 疾恶毙穷凶 无限缠绵悲死孽  
痴情怜覆水 双心灿烂傲飞仙 ..... 4502
- 第二九三回 情重故人 名山访道侣  
喜收神火 奇宝吐灵辉 ..... 4522
- 第二九四回 救仙童 误投玄牝阵  
援道侣 同返幻波池 ..... 4536
- 第二九五回 恨重仇深 长啸曳空来老魅  
危临敌盛 宝云如雾护仙山 ..... 4556
- 第二九六回 遗偈悟连山 获藏珍 双英并秀  
飞光离远峤 惊浩劫 一女还山 ..... 4571
- 第二九七回 烈火弥天 神主擒异士  
飙轮舞电 飞剑斩妖人 ..... 4590
- 第二九八回 玉陨香消 感深情 金宫援倩女  
恶盈数尽 施妙法 火遁戮凶魂 ..... 4607

- 第二九九回 独朗慧光呈宝相 灵生兜率火  
群飞星雨毁花容 误放弥陀珠 ..... 4626
- 第三〇〇回 有意纵妖娃 宝树婆婆 青霞散绮  
隐形擒异士 精虹激滟 红雨飞花 ..... 4642
- 第三〇一回 灿烂祥霞 双飞莲座  
庄严宝相 自有元珠 ..... 4661
- 第三〇二回 五遁显神通 烈火玄云呈玉碣  
一环生世界 青阳碧月耀金宫 ..... 4678
- 第三〇三回 转媿为妍 玄功参造化  
回嗔作喜 爱侣迷缠绵 ..... 4696
- 第三〇四回 苦缔心盟 三生寻旧约  
宏施佛法 七老悟玄机 ..... 4713

## 第二七六回

玉虎吐灵音 警禅心 降魔凭定力  
毒龙喷冷焰 伤恶怪 却敌运玄功

话说金蝉等说得高兴，竟忘了大难将临。灵奇虽然比较谨慎，偏生入门未久，不会本门传声之法。金蝉又因锦囊仙示有“缜密勿声”之言，未向灵、石二弟子告知，所以灵奇不知底细。灵奇因妖蜃来势必快，几次想请阿童坐在自己怀内，比较稳妥，却怕阿童多心，说他轻视；又想防身宝光这等严密，小神僧幼得白眉禅师期爱，禅法甚高，所炼佛光威力神妙，就有变故，心灵上必起警兆，怎么也来得及。最后决定，等妖蜃发难之后，再请同坐，于是忽略过去，更不再提。

众人早已按九宫方位排好，由灵奇居中，余下八人分八面坐守。本来面都朝外环坐，因为无事闲谈，暂时面均朝内。阿童本应坐在灵奇旁边，到时可坐在灵奇怀里，放起佛光，将二人一起护住。因见妖蜃尚未发动，便坐在石生旁边，随众说笑。而石生心喜钱莱、石完，惟恐二人年幼，初经大敌，遇到这等凶险场面，以为自己身带法宝颇多，母传两界牌、离垢钟尚未取用，想将二宝分借钱、石二人，并想遇险时，就便照应，便把地位选在二人之中，令其分列左右。到时如真无力兼顾，那是无法，否则遇机仍可救助。这一来，阿童便离开了灵奇，而且说得十分高兴，毫无戒备。

南海双童甄氏弟兄最是稳练多识，为七矮中的主谋。先也随同说笑，这时忽然想起阿童曾得佛门真传，六根清净，平日虽是天真，喜怒均不过分，惊惧神情更是从来所无。先与妖蜃对敌，那等惊惶失措，已是第一次见

到，还可说是尊信师长最甚，心灵上有了警兆，想起下山时白眉禅师所示仙机，成败之心太切，故而诚中形外。既然这等害怕，理应警惕到底，时加小心，如何转眼忘怀，反更高兴起来？似此惊惧愁喜情绪，均是相交以来所无，事颇反常，已疑心他先说警兆恐要实现。再仔细朝阿童脸上一看，不由吃了一惊。原来阿童人最慈祥善，大有乃师风，言动神色也极安详，永无疾声厉色，不但平日相处，连对敌时也是如此。这时不知因甚激发，始而趾高气扬，眉飞色舞，毫不把当前妖物放在心上。继听钱莱谈到小南极四十七岛一班妖邪实在凶横可恶，自从金钟岛主久赴中土不归，越发肆无忌惮，恶迹越多，阿童便连骂妖邪可恶，后来越说越气，竟想斩草除根，将群邪一网打尽。这些话如在别人口里说出，并不足奇。阿童乃佛门高弟，素主慈悲，对方改过迁善，便可不究既往，怎会说出这等斩尽杀绝的话来？同时又发现阿童眉目之间隐带煞气，前额更现出一片淡红色影子，越料不妙。甄良因为同舟共济，一人也伤不得，何况彼此交情甚深，首先着急。忙用传声，向金、石、阿童等五人说道：“小神僧，你须留意白眉老禅师所赐偈语。你此时头上现出红影，眉目间均有煞气。妖蜮厉害，我们患难同舟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委实不可疏忽呢。”

阿童闻言，猛然想起师言，不禁失惊道：“我前生本来夙孽未尽，多蒙恩师佛光化解，虽然冤孽已解，本生仍要应过。今日心灵上连起两次警兆，我已觉出不妙，这红影一现，定是凶多吉少。少时彼此无法相顾，我如无事便罢，如若遇害，或被妖蜮所伤，诸位道友请念我数十万里相随来此，无论如何，务必将我元神护住，带了回去，感谢不尽。”众人见他辞色悲愤，说话也无伦次，迥与平日不同。良友关心，全都感觉不妙，心中又急，同声劝说：“哪有此事？我们七人早已言明，此行生死患难安乐皆相共之，哪有坐视一人独败之理？不过小神僧今日辞色与往日不似，必有原因。何不运用禅功，向白眉老禅师通诚祝告，一试吉凶呢？”阿童闻言，依言运用禅功试一通诚，并无感应，心情也逐渐宁静起来。众人见他仍是平日安详神态，额间红影也减退了好些，料知就有甚事发生，不致有甚大害，俱都代他欣慰。

经此一来，自然又耽误了好些时候，众人仍一点不曾觉察。大家心情

正注在阿童身上，石完忽然问道：“师父，这妖怪也不知吃了多少大鱼，照我以前在巫山石洞山腹中的估计，差不多快一天了，怎的还未吃够？”一句话把金蝉等人提醒，方想起时已甚久。钱莱跟着在旁插口说道：“楼外虽有邪法掩蔽，看不见天星，照我久居此间的经历计算，就不满一整天，也差不多了。”金蝉闻言，先吃一惊，忙用慧目朝上一看，西方一星独大，精芒闪耀，旁衬小星七颗，此外天空中繁星密布，正与初被困时所见天色相似。忙问钱莱：“此是何星？”钱莱惊道：“师父法力真高，竟能由禁网中透视上空天星。那便是启明星，因这里躔道方向不同，所以出在西方。此星一现，便是一整天了。”

话未说完，金蝉目光到处，前面玉平台上突然飞起一片绿气，将妖蜃连台一起罩住。又听钱莱说是满了一整天，料知事变将临。刚喝得一声：“我们留意！”随听楼外媚声媚气地笑道：“你们哪一个跟我快活去？趁早出来，否则我有通天彻地之能，神鬼莫测之机，更炼就千劫不死之身，玄功变化，法力无边，你们那些法宝，一件也难伤我，照样被我攻进，那时全遭残杀，后悔莫及。休看我残杀那些蠢物，似你们这样妙人，我修道万年，尚是初遇。我本纯阴之体，只要肯顺从，绝不舍得伤害。如能以你们的纯阳，补我纯阴，彼此融会交易，不特两有补益，我也由此将原身脱去，化成六个美人，与你们结为夫妇，永住这等灵山福地，与天同寿，长生不老，岂非两全其美？”说时，众人已全面向外，照着先前所商应付之策，一言不发。只阿童一人本定回坐灵奇怀内，因先前离开，没有回到原位。妖蜃来势神速，才一现身，众人便觉光幕外面，多了一种绝大压力。

阿童佛光本想环绕在光幕外面，金、石诸人恐他有什么险难，再三相劝，令其放在内层，以作万一之备，至不济，总可仗以防护本身，免为邪法所伤。阿童也是对友心热，以为佛光与本身元灵相合，邪法难侵。自与金、石诸人凑成七矮之后，平日无事，互相讨论观摩，对于众人法宝、飞剑备悉微妙，十九试过，都能运用。又是安危相共的生死至交，彼此灵感相应，对敌无异一人。当初此举原是石生提议，说：“各人功力差不多，法宝、飞剑妙用却是不同。如若一旦遇上强敌人多，双方混战，一个照顾不到，就令不伤



自己人，也免不了生出阻碍。再要和苗疆红木岭、碧云塘两处一样，万一有人中邪受伤，法宝、飞剑在外，本身无法收回，同伴既要顾人，又要顾宝，已是两难，再如不能代庖收回，以致失落，岂不可惜？”于是把各人的法宝、飞剑，大家交换演习运用，除阿童的佛光，非通佛法不能运用外，下余七人，全能由心施为。

阿童知道佛光虽在里层，一样能够飞出光幕之外御敌。朋友好意，虽未再争，不知魔难将临，情不由己，先前虽连起两次警兆，心中害怕，经禅功通诚，不见感应，便放了心，反更轻敌。一心打算将佛光放向外层，相机将神木剑掩蔽宝光，暗放出去，给妖蜮吃点苦头，稍出恶气。同时又觉钱莱年幼可怜，独当一面，未必胜任。过信自己佛光威力，能随心念隐现御敌。何况玄功坚定，多厉害的妖邪，至多不能取胜，或被困住，决无受伤之理。灵奇虽然道力较浅，总比钱莱强胜好些，人又稳坐中央主位，八面均有能手环护，足可无虑。有心想令钱莱去与灵奇会合，自己代他守这离宫。又想：“金蝉自从做了七矮之首，便与众人议定，平时随便言笑无忌，只要奉到教祖仙示，由其代为发令以后，必须一体遵守，不可丝毫违背。先曾说过，各人方位派定，妖蜮一现，便各顾各，以本身道力，在法宝防护之下抵御邪法，毋为幻象所迷。鼻端如闻异味，立以本身三昧真火，将香点燃，自生妙用。别的全不理睬，更不许擅离原位。钱莱新近拜师，如何令其违背师意？”想了一想，还是坐在一旁，随时暗中相助，比较好些。

阿童主意打定，因灵奇恰是背向离宫，正好背对背坐下，以为这样双方皆可兼顾。一看外圈八人，连同中宫灵奇，早照金蝉所说，各自澄神定虑，运用玄功，准备应付。同时妖蜮把话说完，一声媚笑，便环绕光幕走了一转。每过一宫，一片绿色烟光便闪烁一下，跟着便分化出一个与妖蜮化身差不多，淫艳无比的赤身妖女，站在当地，朝那一宫的防守人施展邪媚起来。妖蜮仍旧往前绕去。似这样，连经六宫，连本身共是六个赤身妖女，环绕光幕之外。每宫外均有一个妖蜮分化出来的赤身美女，都是粉铸脂凝，生香活色。始而只是媚目流波，娇声巧笑，淫词艳语，向众引逗。后见众人神仪内莹，英华外吐，宛如宝玉明珠，自然朗洁，一尘不染，无隙可乘。于

是笑吟吟一个媚眼抛过，各把藕臂连摇，玉腿齐飞，就在外面舞蹈起来。

阿童见众人警戒庄严，如临大敌，连钱莱、石完也是如此，各把目光垂帘返视，直如平日打坐入定神气一样。暗忖：“师父常说，目为六贼之首。异日在外行道，遇见厉害妖人，施展出九子母天魔和十二都天神煞，魔教中阿修罗五淫神魔、姹女吸阳等魔法，不论来势多强，只要先有防备，应变机警，一见道浅魔高，形势不妙，立即闭目内视，用师传大金刚天龙等坐禅之法入定，外用佛光护身，任他邪法有多阴毒，也难侵害。并说自己出生三月，便入佛门，不久便被恩师收到门下，从小勤修佛法，得有本门真传，降魔法力虽然不到功候，定力尚还不差，只要遇事留心，当可无虑。生平未与女子交往，几次随众对敌，也未遇到这类邪法，初意定必厉害，照今日所见妖蜃前后情景，对其只有万分厌恶。明知此是淫凶丑恶无比的妖物，如何会受它的勾引迷惑？何况人又藏在光幕之内，这些法宝俱是仙府奇珍，任何邪法、异宝不能攻进，怕它做甚？想是金、石诸人因见妖蜃神通变化，邪法高强，被困在此，相隔中土太远，所以格外小心。实则脱身虽然不能，被害决定不会。真有凶险，妙一真人必早预示仙机，怎会任其自投绝境？”念头一转，见妖蜃所幻化的六个赤身美女已经舞到妙处，粉弯雪股，玉乳酥胸，凉粉也似上下一齐颤动。口中更是曼声艳歌，杂以娇呻，淫情荡意，笔所莫宣。心想：“原来妖邪伎俩不过如斯，有何可惧？难得遇到这等淫毒无比的妖物，何不借此试验自己功力？好在戒备严密，又在中心地位，万一有甚变故，再用玄功抵御也来得及。”

哪知妖蜃诡计多端，上来头一个看中金蝉。不料对方累世童贞，仙缘深厚，又得有玄门上乘法，复蒙许多前辈师执爱怜，所受教益甚多，下山以前，又通行火宅严关。一行同门六个少年好友，年纪虽轻，道力却是坚定。加以锦囊仙示告诫，自然不敢大意。金、石、甄、易等六人返照空灵，固不必说，连石完、钱莱、灵奇三人，也不是深知妖蜃厉害，看出危机，便是福至心灵，不该遭难。觉着各位师长法力高强，尚且被困，临事如此谨慎，何况自己？又因独当一面，惟恐一时疏忽，贻误全局，全都把平时顽皮童心收起，改作谨慎起来。内中石完又是天生异质，心如铁石，不特不会受甚迷

惑,引起欲念,并且奇寒酷热以及各种邪毒之气,均难加以伤害。这两个小人,看去仿佛功力稍差,实则得天独厚,别有专长。

妖蜃诡计难施,表面淫声艳舞,做尽丑态,心却忿恨已极。本对金蝉志在必得,经时一久,看出金蝉道心坚定,不易摇动。宝光之内,还有一圈佛光,对方十人,非有一个受了摇惑,必定无隙可乘。方始变计,想就众中择出一人,运用邪法,愚弄诱敌。只要稍现一丝空隙,立可化整为零,以诸天幻象愚弄,挨个享受过去,至尽为止。主意打定,厉声怒吼道:“无知小鬼,不识好歹!你仙后得道万年,如杀你们,易如反掌。我只要一现法身,略用玄功变化,便连人和法宝一起吞入腹内,不消三十六个时辰,便为我太阴真气炼化。我人、宝俱得,固是大有补益。你们却是形神皆灭,连残魂都逃不出半点,岂不可怜?比起顺我心意,结为夫妇,永享仙福,相去天渊。再不降顺,我一张口,你们就悔之无及了。”说罢,只阿童仍在注视妖蜃动静,余人早料妖蜃邪媚无功,必还另有凶谋,闻言各自加意戒备,置若罔闻。

妖蜃大怒,震天价一声厉吼,四山轰轰回应,立起洪响,那座数十丈高大的玉宇琼楼一时震撼,连整座翠峰也似摇摇欲倒,声势先就惊人。同时眼前一暗,六女齐隐,妖蜃立现原身,竟比先前所见加大十倍。六个怪头,九条长身,连同四十八条利爪,一齐挥动。身上软腻腻绿黝黝的,腥涎流溢,活似一条条奇大无比的蚯蚓,这一临近,形态越发丑恶可怖。又是凌空飞舞,停在外面,天都被它遮黑了大半边。妖蜃这次现身,当中两头特大。才一照面,十二条前爪往前一抓,一片鸣玉之声过处,整座琼楼全被揭去,只剩下大片平崖楼基。紧跟着,由口中喷出两股绿气,将光幕一起裹住,张开血盆一般大口往里便吸。

阿童先听妖蜃口发狂言,说是要将人和法宝一起吞噬,还未深信。及见一现原形,便喷绿气,那许多法宝、飞剑结成的光幕竟被裹定,往妖蜃口中投入,同时又觉压力暴增,光幕被其束紧,好似无力挣脱神气,不禁大惊。晃眼之间,光幕吸向妖蜃左边怪头口前。右边怪头似想争夺美食,奋力一吸,又被吸了过去。左头也似不服,照样猛吸相争。两头怪口齐张,互相争吸不已,眼看相隔只有数尺,又被对头夺去,全都不能到口,争得彼此怒

吼连连，厉声交哄。余下四头也齐张口发威，势更猛恶，震耳欲聋。阿童不知此是妖蜃诡计，想将众人引开，化合为分，以便下那毒手。以为妖蜃丹气厉害，那么强烈的宝光，竟敢强行吞噬，照此情势，必被吸进口去无疑。万一如它所言，岂不是糟？因知众人早就言明各顾自己，以防两误，无法商议。情急之下，意欲将计就计，运用自己佛光试它一下。随运用玄功，将手一指，将佛光飞向光层外，压力果然减轻了些，心中微喜。正欲以全力施为，妖蜃似觉佛光威力较大，当中两首便不再争，一齐狂喷绿气，裹定光幕，朝口猛吸。阿童试出那绿气不似预料那等厉害，心便放宽许多。见此情形，正合心意，便不再强抗，反把佛光连同光幕一起略微缩小，表面故作不支。等缩小了十之一二，光幕已经迫近众人坐处，冷不防突用全力施为，佛光、宝光同时暴长，本意想将妖蜃丹气震破。只见数十百丈金光、宝霞暴长急涌中，耳听妖蜃连声怒嚎，绿气首被震破，脱了束缚，一片碧光闪过，妖蜃全身忽隐，不知去向。

阿童自以为得计，心想：“众人不该胆怯谨慎过度，一味防守，不敢反攻。方才如若合力抵御，或将光围缩小，索性任其吞入口内，再照前策，合力施为，当中怪头必有一个震成粉碎，给妖蜃一个重创，岂不也好？如今妖蜃逃去，必又是逃向平台养伤，复原再来，未必再肯上当。似此相持，真不如趁其负伤未愈，乘胜赶去，合力与之一拼呢。”越想越觉有理，正要告知众人吉凶有数，株守无益，不如试上一试，不行再说。忽然发现光幕加大之后，并未缩小还原，四外一片混茫，先前所见仙山楼阁，翠峰琼树，以及对面妖蜃所居的金庭玉柱，宫殿平台，全都不知去向。仅看出连人带光幕，落在一个极大的山顶之上，地势十分平坦。同伴九人，相隔均在十丈以外，仍按九宫方位趺坐，每人身前神香多已点燃。细查人数，只有钱莱不知去向。

阿童正在惊疑，忽听金蝉用传声急呼道：“小神僧，你适才已为妖蜃所愚。我们此时身入危境，形势比前更加凶险，多半自顾不暇，处境更是艰难。所幸我在光幕暴长之际，突然警觉，防备尚早。灵峤三仙所赠玉虎甚是灵异，在危机一发之间，忽吐人言。才知甘碧梧仙子早已算就今日之事，虎口内藏有仙符留音，到时自生妙用，将妖蜃元灵隔断，只被乘隙侵入一些，

不能尽发它的凶威。而那毒龙香专制这类前古精怪。休看妖蜃玄功变化，邪法极高，一闻此香，便昏昏如醉，有力难施。只需挨上十多日，救兵一到，立可无事，化凶为吉了。无如此香少了一支，上来错了主意，不该令灵奇镇守中宫，你又轻敌，未与合坐。钱莱虽然无香，但他家学渊源，又服过玉莲仙实，尚可无害。就这样，为防万一，已在妖蜃暗用大挪移法分化我们之时，看出破绽，行法藏起。我们十人，只你处境最险。幸仗各人法宝、飞剑，连同你那佛光，均具极大威力，防御严密。妖蜃仅能用那一丝真元之气，里应外合，不能全身入内为害。只要不为它幻象所迷，便可渡此难关。此时外层宝光万万不能再行移动变化，以免又中暗算毒计。等我说完，速将佛光收回防身，运用佛家金刚天龙禅功入定。不论有何身受，全置度外，自可无害；否则，就不免吃它大亏了。此时谁均不能分神他顾，我这次说话也是万分危险。只为你我患难至交，誓共安危，此虽是你应有魔难，但我弟兄蒙你纡尊下交，数十万里同舟相助，宁遭苦难，也无坐视之理。也许本门千里传声之法，全凭心灵运用，不致为此数言受害。即使不然，陪你受罪，也较心安。为此犯险相告，望小神僧千万留意才好。”

阿童闻言大惊，当时醒悟过来。因听金蝉说到末两句时，似颇惊慌，料他为了自己受累，关心着急，回问已无应声。只听石生传音急呼：“小神僧急速自顾。此时妖蜃初闻神香，灵奇防你准备不及，又将宝鼎内的神香大量发出，妖蜃骤为所中，以致邪法尚未发动。我也不能多说了。”阿童知金、石二人以前情分最厚，未下山时，灵感便自相通，石生必听自己发问不已，恐其两误，也学金蝉犯险警告。自己已为妖蜃邪法所乘，危机四伏，如何还敢大意？心中一动，忙把佛光收转。刚把全身护定，忽然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，知道不妙，忙即按照师传运用禅功。满拟金刚天龙等禅功一经运用，万邪不侵。哪知妖蜃一丝丹元真气，已在阿童先前收发佛光之际乘隙侵入，附向身上。不特阿童本人，连众人也同被幻象分隔，满布危机。道心稍不坚定，立即飞出光幕之外，自投陷阱，连元神也休想保全。不过众人防御得严，当妖蜃现形，用幻象愚弄诱敌时，紧守师言，置之不理，未为所乘，比较好得多罢了。阿童邪气已经上身，禅功怎能如意运用？如非金、石二人为友

忠义，犯险警告，有了戒心，又仗佛光紧护本身元灵，直是万无幸理。就这样，阿童身受已是痛苦万分。

原来阿童所习乃是上乘佛法，功候虽还不到，毕竟名师传授。本身福缘根骨既厚，用功又极勤奋，差不多已得白眉真传十之七八。平日一经入定，便如一粒智珠，活泼泼地返照空灵，心如止水，不起一丝杂念。这时却是不然。先是心乱如麻，不能返虚入浑，物我两忘。等到勉强将心定住，身上又起了诸般痛苦，疼痛麻痒，同时交作。再试往外一看，先前所见同伴一个不在。跟着，现出奇异微妙景象：不是眼前珠茵绣榻，美女横陈，玉软香温，柔情艳态，秋波送媚，来相引逗；便是赤身玉立，轻歌曼舞，皓体流辉，妙相毕呈。舞着舞着，忽然轻盈盈一个大旋转，宛如飞燕投怀，来相昵就。随闻一缕极甜柔的肉香，沁入鼻端。那又凉又滑的玉肌更是着体欲融，荡人心魄。面红体热，心旌摇摇，几难自制。如在方才，阿童必当妖魅幻化美女，必以法力抵御降魔，中它圈套无疑。此时已知身入危境，一切见闻身受全是幻景，稍一镇压不住七情，立为所算，只得任其偎倚，不去理睬。不料对方得寸进尺，竟把丁香欲吐，度进口来，立觉细嫩甘腴，不可名状。香津入口，又起遐思，心神一荡，抗既不可，守又不能。自知危机瞬息，稍懈即败，哪敢丝毫大意。没奈何，只得听其自然，只把心灵守住，运用玄功，勉强压制心情，不为所动。总算以前根基扎得稳固，此时居然在万般为难之下，入定起来。心智刚一澄清，幻象齐化乌有，越知只有定力诚毅，可以战胜邪魔，越发加紧用功，不敢丝毫懈怠。

无如邪气附身，虽仗佛光、法力，不曾侵害真灵，但是妖魅神通广大，诡诈百出，所用邪法变化无穷，女色不能迷惑，又生别的幻象。由此起，又变作大风扬尘，罡风刺体，吹人欲化，七窍五官皆被堵塞，几乎闷死。跟着，又是骇浪滔天，海水群飞，身陷汪洋万顷之中，压力绝大，身子几被压扁，海水如百万钢针一般满身攒刺，奇痛无比。刚刚忍受过去，又是千百火球当头打到，互相一撞，纷纷爆炸如雷，化成一片火海，人陷其内，毛发皆焦，周身皮肉烧得油膏四流，焦臭难闻，痛苦更不必说。阿童定力本强，已经醒悟前者俱是幻象，先还咬牙忍受。后来索性拼受诸般苦痛，千灾万难，认作

当然，只把本身元灵牢牢守定，一毫不去理会。每经一次苦难，无形中道力随以加增，只一入定，便即化解。可是妖蜃每换一次花样，阿童所受也更残酷。先还要受上好些时苦痛，才能躲过一难，刚刚安宁，心神又把握不住，禅功稍一失调，危害立即上身。最厉害的是一面受着苦难，心神还要摇荡，似欲飞扬出窍，不知要费多少心力，才得脱险。总是宁息时少，受苦时多。到了后来，痛苦虽然逐渐增加，解除却比先前容易，渐渐安宁之时较多，痛苦之时越少。虽幸最危险的关口已渡过一大半，但是这类风火炮烙之刑，虽然是个幻象，事过境迁，人还是好好的，若无其事，仿佛做了一场噩梦，但当其入幻之时，那罪孽也真不好受。似这样百苦备尝，也经过了好几天，除本身元灵未受动摇外，心身实已疲惫万分。

妖蜃见阿童小小年纪，连经邪法侵害，毫不为动。到了后来，元灵忽然出窍，由命门中往上升起，被一股祥霞之气冉冉托住，跌坐其上，离头只有尺许。以为对方肉体受不住幻景中磨折，元神已受摇动，离开本身，不过根器道力尚还深固，未受迷惑。立意吸取到口，正在加功施为。哪知阿童千灾百难之余，竟然大彻大悟，已超佛家上乘正觉，物我两忘。元神出窍以后，便静静地停在头顶上面，仿佛具有金刚降魔愿力，一任妖蜃邪法危害，千变万化，直不能动他分毫。妖蜃素性凶横刚愎，想到的一定要去做。虽看出阿童元神宝相庄严，神仪莹朗，并且元神已经离体，痛痒已不相关，情欲十三魔头全都无法侵害，但到口馒头，心仍不死。正以全力运用，志在必得，哪知上来便遇见这么一个定力最高的对头。这一耽延，便经了好些时日。等到发现事不可能，转向别人进攻，余人已悟出毒龙神香的妙用。妖蜃就是拼耗元气，施展玄功，猛下毒手，不想再遂淫欲，只把对方吞下肚去，旷日持久，救兵也将赶到，来不及了。

妖蜃正以全力施为，瞥见阿童顶上佛光忽似金花一般爆散，灵雨霏微，宛如天花宝盖，倒卷而下，刚把肉体护住，元神佛光一瞥全隐。再看，人还是好好地跌坐当地，二目垂帘，满脸祥和之气，神采焕发，已经安详入定。那先前附在身上的一丝邪气，竟被荡退，并为佛光消灭大半。由此起，对方身上好似有绝大潜力发出，邪气再也不能近身。却又看不出一点迹

象,连先前护身佛光俱都不见。妖蜃试再施展先前邪法幻象的欲关六贼,以及水、火、风、雷、金刀、炮烙之刑,全都无所施威,比起方才对方忍痛苦熬情景,相去天地,这才绝望。妖蜃见阿童在光幕环绕之下,又无法去进攻,除用幻象诱惑愚弄而外,别的邪法全无用处。而各人面前,又都有一股克制自己的毒龙香,当中少年所持宝鼎中香尤为厉害。对方如不受愚中邪,自行投到,自己稍为走近,闻到香味,便即昏昏如醉,通体皆融。既恐敌人乘机逃走,先前已经尝过神香味道,又防反攻为害,自然不敢十分大意。

妖蜃修成后,纵横数千年,平日任性残杀,无不得心应手,从无拂意之事。如这次所遇困难情形,从未有过。加以生性饕贪淫凶,每隔十二时辰,必要恣情淫欲;事完,再把那些情人吞吃下去,大嚼一顿。末了还得加上许多海中鱼介之类,才能快意。因和众人相持,一晃十多天,食、色二字全都空虚。又把众人认作空前所无的美食,隔时逾久,求得之心愈切,早就馋涎四流,怒发欲狂。

及见阿童无法进攻,只得改图,去寻别人晦气。妖蜃本有六个化身,分向众人进攻,上来势猛心毒,打算一举成功。不料女仙甘碧梧所赠玉虎口内预藏灵符留音,金蝉得以警觉之后,立即传令众人,先把神香点燃,朝妖蜃射去,当时便醉昏了四个。只剩当中两个主身分化的妖女,因在运用邪法,相隔较远,又是本身元灵所附,功力最深,不曾受伤。对那神香,虽不似其他四个化身那么易醉,中上也是难禁。先前金蝉为了提醒阿童,冒险分神,几乎为另一化身所害,全仗神香方得免难。这时那四个化身已早醒转,妖蜃也看出对方不是易与,心虽忿极,贪欲更胜于前,却不再作那徒劳之事。舍去阿童以后,自觉分身力弱,敌那神香不住,又想在必要时下那毒手,便把六身合为一体,仍幻作一个赤身美女,先朝金蝉赶去。

金蝉固是妖蜃第一个看中的人,处境虽无阿童那么苦痛,经过情形也颇凶险。原来金蝉自从听玉虎留音,便向阿童传声急呼,连香也顾不得点。话未说完,猛觉身外压力加增,情知不妙,为友热心,仍想把话说完,邪法也已发动。先是面前现出一个千娇百媚的赤身美女,在一片轻绡雾霭笼罩之下,已快扑上身来。一着急,便将嫫姆所赐修罗刀发将出去;又把大、中



